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2/Color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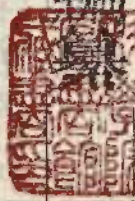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四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



鄰交志上一

華夏

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

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

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

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

他國重譯之音并非我國本有之名也近世對外人稱

華我夷人不無自尊卑人之意余則謂天下萬國聲名

之物莫中國先歐人名為亞細亞譯義為朝謂如朝日

之始升也其時環中國而居者多蠻夷戎狄未足以稱

鄰國中國之云本以對中國之荒服邊徼言之因襲日
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觀孟子舜東夷文王西
夷之言知夷非貶辭亦可知華非必尊辭矣余考我國
古來一統故無國名者對鄰國之言也然徵之經
籍凡對他族則曰華夏傳曰夷不亂華又曰諸夏親
我之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
所稱雖為華為夏不可知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華
夏名篇而仍以秦漢魏晉一代之國號分記其事云

外史氏曰余聞之西人歐洲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
藝術以相摩而善武備以相競而強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
地利而奪人巧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
日強比之羅馬一統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云其意蓋謂交
鄰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
七雄而其時德行若孟荀刑名若申韓縱橫若蘇張道德若莊
列異端若楊墨農若李悝工若公輸醫若扁鵲商若計研范蠡
治水若鄭白韓國兵法若司馬孫吳辯說若衍龍文詞若屈宋
人材之盛均爲後來專家之祖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
貴自保進取務自強此列國之所由盛乎特其時玉帛少而兵
戎多故未見交鄰之益耳日本之爲國獨立大海中於地球萬
國均不相鄰宜其閉門自守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矣然而入其

國問其俗無一事不資之外人者中古以還瞻仰中華出聘之
車冠蓋絡繹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
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大唐近
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時地理官制
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
之微無一不取法於泰西當其趨而東也舉國之人趨而東及
其趨而西也舉國之人又趨而西乃至目營心醉口講指畫爭
出其所儲金帛以購遠物而於己國之所有棄之如遺不復齒
數可謂驚外也已由前之弊論者每病其過於繁縟失則文弱
由後之弊論者又病其過於華靡失則奢蕩交鄰果有大益乎
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勢必有相因而至者乎然以余所聞
日本一島國耳自通使隋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因有禮義君

子之名近世賢豪志高意廣競事外交駸駸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嚮使閉關謝絕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開之國耳則信乎交鄰之果有大益也抑日本自將軍主政七百餘年一旦太阿倒持之柄拱手而歸之於上要其尊王之說即本於攘夷之論攘夷之論所由興即始於美艦俄船迭來劫盟時也則其內國之盛衰亦與外交相維繫云作鄰交志上篇曰華夏附以朝鮮琉球為外篇下篇曰秦西

日本之遣使於我蓋以崇神時為始云其時使驛通於漢者三

十餘國山海經稱南倭北倭屬於燕境史記封禪書云齊威宣王燕昭王皆嘗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見所謂仙人不死

之藥湯海東渡後遂不絕似即今日本地然彼國尚未通往來也至論衡云周初天_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鬱草未知何

據又雲笈七籤謂日本有騰黃神獸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日本神皇政紀謂孝靈時就秦求三皇五帝之書

始皇送之尤為神仙家誕言惟徐福東渡之後已及百年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而其時武帝滅朝鮮聲教遠暨使驛遂通事理

可信故今以後委奴國王遣使奉貢朝賀於漢使人自稱大夫

正史為斷 光武帝賜以印綬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為柱中有金印一蛇

紐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余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學者

皆曰那珂郡古為怡土縣日本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即魏志所謂伊都國是也上古國造百三十餘國其在九州者分十九

國在四海者分為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為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國二書所

謂百餘國與國造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

地在日本西南海濱距朝鮮最近此委奴國意必古伊都縣主

或國造之所為並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譯音無定字云余

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國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

駐後漢書云委奴國倭國之極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馬

臺國邪馬臺即大和之譯音崇神時蓋已都於大

和矣謂委奴國非其王室此語不誣特識於此 又於安帝時遣使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魏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縵粟罽十張舊絳五匹紺青五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魏齊王芳又命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書恩倭王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

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狝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詔賜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帶方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乃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黃幢詔書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其後遣掖邪狗等二十八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旋又遣使入貢於晉應神帝之初得論語千文於百濟王仁四十一年庚午復遣阿知使主都賀使主於吳二人漢孝靈皇帝之後也魏受禪後辟亂至倭考庚午即西晉永嘉四年其曰吳者意當時就吳地求之也此事載日本應神本紀求織縫女抵高麗高麗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鄉導及得工女還帝已崩乃獻之大鷓鴣皇子卽仁德帝仁德五十八年高麗人導吳人至反正時遣使朝貢於晉允恭時倭王

遣使朝貢宋武皇帝詔曰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倭王珍又遣使貢獻於宋自稱
 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
 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宋文皇帝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
 求除正倭消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并聽倭
 國王濟又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旋加使持節都
 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
 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雄畧帝六年倭王興遣使貢獻於宋孝
 武帝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
 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八年遣使身狹青
 檜隈博德於吳十四年身狹青檜隈博德再奉命往吳因得吳
 織漢織并縫女姊妹四工女而還雄畧十五年秦公酒奏言臣
 族流亡散逐十無二三請賜

檢括鳩集帝為命小子部雷以隼人檢括獲一萬八千六百七
 十人命酒統領養蠶蠶大蕃息帝賜姓禹豆麻佐謂有補益也
 初秦人弓月以應神帝十四年自百濟來自言是始皇帝後弓
 月祖即公子扶蘇扶蘇得罪其子陰率徒屬渡遼君其地至弓
 月為旁鄰侵掠屬於百濟後遂率閩部來日本書紀姓名錄皆
 書為王道孫普洞賜姓波陀美其製繭之功也至是分為二秦
 一曰秦一曰太秦帝詔書秦建寶庫於宮旁名曰朝倉宮始置
 庫司以酒為長十六年詔檢漢部置伴造賜姓直應神時阿知
 都賀率其族黨來即漢直之先也至欽明帝元年頒諸秦諸漢
 於郡國編貫秦戶溢至七千以夫藏椽某為伴造又據姓氏錄
 有文氏桑原氏豐岡氏並出於漢高祖檜前村主下日佐並出
 於漢齊王肥吉水連出於漢蓋寬饒下村主出於漢光武松野
 連出於吳王夫差可知漢人來日本
 者甚眾爾後蕃庶不知其幾何矣 二十二年倭王武自稱使
 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
 大將軍倭國王遣使上表於宋順皇帝曰封國偏遠作藩於外
 自昔祖禰躬環甲冑跋涉山川不遑甯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
 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拓土遐畿
 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膺先緒驅率所統歸宗天極

道徑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
 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否臣亡考濟實忿寇
 讐塞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
 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甲兵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
 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
 若以帝德覆載推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
 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順皇帝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
 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及齊
 高皇帝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鎮東大將軍梁武皇帝進武號
 征東將軍源光國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紀事本末皆謂通使實始於隋而於魏志漢書所敘朝貢封拜概置而弗道余揣其意蓋因推古以降稍習文學畧識國體觀於世子草書自稱天皇表仁爭禮不宜帝詔其不肯屈膝稱臣始於是

時斷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謂推古以前國家並未遣使
 漢史所述殆出於九州國造任那守帥之所為余考委奴國印
 出於國造是則然矣魏志漢書所謂女王卑彌呼以神道惑眾
 非神功皇后而誰武帝滅朝鮮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羅而彼
 受魏詔其因高麗為鄉導情事確鑿無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
 貢物豈容遽停使節且自應神以還求縱繼於吳求論語干文
 佛像經典於百濟豈有上國朝廷反各一介往來之理宋順帝
 時倭王上表稱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
 海北九十五國謂有國造守帥能為此語者乎惟宋齊梁諸書
 所云倭王讚珍濟興武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
 於推古時始用甲子始有紀載東西遠遠年代外異譯音展轉
 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無足怪要之列史紀述溢於簡冊苟非
 為造不容妄刪今節錄其事仍稱倭王不繫之帝以誌疑也至
 彼國一偏之辭未敢輒信焉日本入每諱言臣我而中土好自
 誇大輒視如屬國余謂中古之時人文草昧禮制簡質其時瞻
 仰中華如在天上慕漢大受封固事之常此不必諱也隋唐通
 使往多來少中國雖未嘗待以鄰禮而新舊唐書不載一表其
 不願稱臣稱藩以小朝廷自處已可想見蓋已竊號自娛幾幾
 乎有兩帝並立之勢矣五代以後通使遂稀而自元兵遇颶倭
 寇擾邊以來雖足利義滿稱臣於明樹碑鎮國賜服封王而不
 知乃其將軍實為竊號神宗之封秀吉至於裂冠毀冕擲書於
 地此又奚足誇也史家舊習尊已侮人索虜島夷互相嘲罵中
 國列日本於東夷傳日本史亦列隋唐為元蕃傳中國稱為倭
 王彼亦書隋主唐主譬之鄉鄰交罵於事何益今此篇謹遵條

約陸鄰 國書稱帝之意參採中國日本諸書紀事務實不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貶損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見祛文人浮誇之習也

推古十五年遣使於隋 先是遣使詣隋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

出聽政踟躕坐日出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以大禮小野妹子為大

使鞍作福利為通事上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云云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

聞先是世子廐尸奉佛尤謹 自謂衡山僧惠思是其前身此行也命妹子登

衡山施僧求法華經使者至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教故

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時稱妹子曰蘇因高 即妹子二字譯音

煬帝旋遣鴻臚寺掌客斐世清報使蘇因高從而還及至難

波帝遣難波雄成 隋書作小德阿輩臺譯音也造新館於高麗館上以船三

十艘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迎之以中臣麻呂 一作宮地鳥鷹大河內

糠手等為掌客後十日又遣額田部比羅夫 隋書作大禮哥多毗譯音也帥

騎七十餘迎之海石榴市雙騎引導至闕是日帝臨軒世清進

國書信物親王諸王文武百官皆紳冕立仗國書曰皇帝問倭

皇使人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宏德

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甯庶境

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

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斐世清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別

帝語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僻在海隅

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

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乃饗清於朝既而引就館帝問世子曰

書辭如何曰天子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宜答

書報之其後清遣人告曰朝命既達請即戒途於是設饗以遣
 清復以妹子為大使雄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送之還學
 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元理新漢大國學生新漢日
 文南淵清安志賀惠隱等從之世子親草答書曰東天皇敬白
 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斐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
 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乎那利平那利即雄成譯音
 等往不具十七年小野妹子還自隋唯福利留而不還二十二
 年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於隋二十三年御田鍬等還三
 十一年學生惠濟惠光醫惠日福因等從新羅使還自唐奏曰
 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願召還之
 舒明帝二年遣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使於唐唐太
 宗皇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四年御田鍬等還唐使新州

刺史高表仁

新唐書作仁表舊書作表仁日本書紀亦作表仁今從之

偕至學僧靈雲僧曰

文等從而還表仁抵難波遣大伴馬養以船三十艘旌旗鼓角

迎諸川嘴難波小槻大河内矢伏泣難波賚神酒

是後外國使至必賜神酒

見延喜式表仁至都與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五年表仁還遣吉

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十二年學生惠隱清安學生高向元理

從新羅使還自唐孝德白雉四年發兩遣唐使分乘兩船一船

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為大使小乙上吉士駒副之學生巨勢藥

冰老人學僧道嚴道昭等從之以寶原御田為送使一船以大

山下高田根麻呂為大使小乙上埽守小麻呂副之學僧道福

等從以上師八手為送使船各百二十人根麻呂船至薩摩竹

島

一作多

遭風漂沒僅門部金等五人抱木得不死長丹船至

唐獻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高宗皇帝撫慰之五年再遣

小錦下河邊麻呂為大使大山下藥師惠日為副使大乙上書
 麻呂為判官大錦上高向元理為押使分乘兩船取道新羅經
 萊州達長安獻方物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元理尋卒吉
 士長丹等還帝嘉其多得圖書珍寶授少齊明帝元年河邊麻
 呂還自唐四年勅僧知通智達等往唐學法於唐僧元奘五年
 遣小錦下坂合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使於唐并攜蝦夷男
 女二口石布船漂至南海夷島眾為所殺唯坂合部稻積等五
 人奪夷船逃至括州吉祥船至越州入朝高宗皇帝於東京高
 宗問蝦夷種類地名甚悉蝦夷鬚長四尺許理箭於首善射令
人載欲立數十步外射悉中因獻弓
箭白鹿
皮等物天智帝甲子歲時齊明已崩天智
素服攝事未即位唐百濟鎮將劉仁軌
 遣朝散大夫郭務棕等抵對馬合內臣中臣鎌足遣沙門智祥
 勞賜復饗之而送歸焉丙寅歲仁軌又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

上柱國劉德高等來帝命饗賜德高等使大友皇子見之令小
 錦守大石小山坂合部石積等送還丁卯歲仁軌遣熊津都督
 府司馬法聰等送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法聰歸又遣小山下
 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諸石護送之天智帝二年遣河內鯨於百
 濟府賀唐平高麗四年劉仁軌使李守真來復遣郭務棕帥二
 千人駕四十七船巡視各國達比智島遣僧道久往告對馬國
 司國司牒報大軍府府馳驛入告會天智崩大友遣內小七位
 阿曇稻敷於筑紫以喪告棕棕弔恤盡禮厚賜甲冑弓矢絹布
 綿等送棕還天武帝七年僧定惠道光還自唐傳宗律自
道光始十二
 年學生土師甥白猪寶然從新羅還持統帝元年始用唐人元
 嘉厯已而更用儀鳳厯文武帝大寶元年以粟田朝臣真人為
 遣唐執節大使考日本各籍稱守民部尚書粟田真人蓋粟田
是其氏朝臣乃姓嵯峨帝賜其子姓為源朝臣

是也真人則其名唐書稱朝臣真人粟田誤矣左大辨高橋笠間為大使右兵衛率阪

合部大分為副使二年至唐朝見武太后真人冠進德冠頂有

華薦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太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二

年還自唐賜穀一千斛田二千町賞其奉使絕域也餘進位賜物有差元正帝靈龜二年遣使於

唐以從四位不多治比縣守為押使從五位下阿部安麻呂為

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馬養嗣之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錄事

少錄事各二人從八位上阿部仲麻呂從八位下吉備真備選

為留學生既而以大伴山守代安麻呂使之未發也先令祀神

祇於蓋山之南賜縣守節刀後二年縣守等還自唐入覲著唐

帝所賜朝服大和國造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質

問疑義多所發明及歸而言法律者皆就質焉六年有唐人王元仲造飛船進

授從五位職之帝帝嘉納之天平四年以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從五位

中臣名代副之判官錄事各四人未發遣近江丹波播磨備中

監造四船是後遣使以四船為率先是簡擇使臣皆難其人石上乙麻呂才學穎秀為眾所

推遂拜大使廣成授節刀明年乃至唐又明年歸發蘇州會風

作四船漂散廣成船至越州候風踰年乃至廣成在唐易姓曰

丹墀子孫遂稱丹墀氏其還也學生真備僧元昉等從之真備在唐

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

為贊悉賞物買書以歸新唐書敘此事謂開元初粟田復朝云

云考真備二字日本音同真人故誤以為武后時來朝之粟田真人也今從日本改正真備獻唐禮一百

三十卷大衍歷經一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一枝銅律管

一部及絃纏漆角弓馬上飲水漆角弓露元昉亦獻佛像及經

論章疏五十餘卷時有唐人袁齊卿年十九善聲學習爾雅文選從廣成來聖武令與來使等奏唐新羅樂

擢為音博士遂由八年元蕃頭陞大學頭中臣名代還自唐初名代船漂至南海

艱難辛苦僅得復至唐明皇帝憫之勅書遣還曰勅日本國王

主明樂美銜德

新唐書作王明樂當從文苑英華作主文苑英華作美御德當從新唐書作銜主明樂美銜德

即日本天皇二字譯音蓋當時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

來未嘗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

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颺蕩其後一船

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

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

朝臣廣成等案此廣成乃判官也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

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

朕已赦安南都護合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

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

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

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

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令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遺書指不

多及十一年判官平羣廣成還初廣成船與諸船相失漂至崑崙國船中人多死唯存廣成等

四人得見其酋給糧安置後遇欽州熟崑崙至潛從而還時阿部仲麻呂留學於唐為言於朝給糧遣回由登州達渤海途復

遇風覆溺獨孝謙帝天平勝寶二年以從四位下藤原清河為

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副之判官主典各四人先發遣參

議左大辨石川牟足於伊勢大神宮及畿內七道諸社奠幣禱

風也從四位上吉備真備亦拜副使清河古麻呂皆給節刀既

至唐明皇命仲麻呂接伴及朝明皇賞其儀容呼日本曰禮義

君子國合仲麻呂導觀府庫及三教殿又命圖清河真備等狀

貌春正月朔唐皇帝受諸蕃使朝賀於含元殿敘新羅使東班

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在吐蕃下仲麻呂以為不宜班之後於

新羅也為之請將軍吳懷寶乃引清河與新羅使易位及還明

皇賦詩賜之遣鴻臚卿送至維揚仲麻呂請與還明皇因命為

使仲麻呂賦詩有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

憶慈親等句其將還也從明州上舟夜深月出仲麻呂作歌

世傳為絕唱三笠山辭是也初仲麻呂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在唐五十四年與王維李白

包估儲光羲往來贈答後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大曆五

年卒贈潞州大都督新唐書又作仲滿滿即麻呂翻音也與

清河同船帆指奄美島不知所之真備古麻呂漂益久島明年

三月乃至獻所賜幣以告先陵歷代使還皆授位階此行更優

多至二百二十三人舵師厨人皆得與焉斯時廣陵僧鑒真率

僧尼優婆塞四十餘人從古麻呂行至薩摩由難波入都孝謙

方崇信浮屠遣大納言藤原仲滿迎之河內安宿王出羅城門

迎拜公卿競來問法孝謙卒至捨身七年改年為載從唐制也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以從五位下高元度為使時敘航唐船從

一曰播磨迎前使清河歸初清河與仲麻呂同船漂至安南後

偕清河還至驩州復至長安明皇帝以清河為特進秘書監更

名清河仲麻呂亦授職五年高元度還自唐元度初至以亂故

未朝見肅宗皇帝遣中使勅元度曰特進秘書監藤原河清當

從請遣還而賊徒未平道路多阻元度宜取南路先歸復命即

令中謁者謝時和送至蘇州刺史李帖為造船供給使越州浦

陽府折衝沈惟岳率九人送還六年遣參議藤原真光饗惟岳

於太宰府尋以右虎賁衛督從四位下仲石伴為大使上總守

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貢牛角初元度之還也肅宗勅曰禍

亂以來兵甲彫弊欲造弓弧切要牛角異日還國卿幸輸之元

日本國志卷四

限兩船更令判官從五位下中臣鷹取為使給節刀正六位上
 高麗廣山副之并送惟岳等還阻風不能發尋聞唐安史亂未
 平乃令太宰府曰大唐之亂未已恐道途多阻使命難通惟岳
 等宜安置供給如懷土願歸者宜給船送之時除唐人李元環為織部正唐人來
 教樂者後皆授位李元環後從五位上皇甫東朝等并從五位
 下既而東朝為雅樂員外助兼花苑司東朝等從前使中臣名
 代來是年停儀鳳厯更用大衍厯三年尊先聖孔子為文宣王
 者也初天寶中有膳大邱者隨使遊國子監見門題文宣王廟問之學生程賢告以今上追尊先聖用王號之故至是大邱請用益
 號從光仁帝寶龜二年遣使交藝造遣唐船四隻六年以正四
 位下佐伯今毛人為大使正五位下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
 鷹取副之判官錄事各四人授錄事羽粟翼外從五位下為准
 判官帝御殿授節刀命之曰卿等奉使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
 生嫌隙毋為詭激判官以下違者便宜從事乃各資御服初藤原清

河留唐時已卒赴尚未達帝賜書曰汝奉絕域久經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時聞故今因使迎之賜絹一百匹細布一百端砂金一百兩汝其努力隨使歸朝相見非遠指不多及及使歸清河女從而還船發至肥前松浦郡阻風不能前還博多請待來歲尋罷益立以中左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代之八年春令使者拜神祇於春日山下行至攝津今毛人以病引還令副使持節服紫假行大使事抵揚州海陵觀察使陳少游言寇亂以後館驛彫弊得中書門下牒限二十員進京石根請加二十三人許之九年朝見代宗皇帝於宣政殿時上元日也逾月復見於邇英殿燕賞有差四月皇帝遣中使趙寶英為押送使石根辭曰海路茫渺風汛無常萬一顛躓懼損盛意詔仍護行六月監使楊光耀送至維揚秋九月艤船各出揚子江候風兩月石根先與第二船入海遭颶船壞艚艚斷為二石根寶英等六十三人皆溺主神神官名時令大宰府職主神一人掌

諸祭祀事蓋護行人也津守國麻呂與押送之判官等五十餘人攀斷

漂甌島判官大伴友繼人等四十人坐舳浮蕩六晝夜漂天草

島判官韓國源駕第四船亦抵甌島源蓋與判官海上三符等

漂耽羅三符為所拘源獨與十餘人脫歸此行也判官小野滋

野第三船人船俱完十月至肥前橘浦歸報情事且請接待送

使之儀乃遣左少辨藤原鷹取等迎勞之命安藝預造送客船

二船十年未足等還自唐夏四月唐使孫興進秦衍期入都

客使奏言唐使行道左右建旗又有帶仗未合舊典詔聽帶仗

不合建旗又奏稱昔粟田真人如唐五品舍人銜命迎勞無拜

謝禮新羅王子則於馬上答謝渤海使乃遣將軍發六位以下

下馬再拜今唐使將至遵何典朝議聽之遣將軍發六位以下

子弟八百充騎隊蝦夷二十人充儀衛迎之城門外人見帝致

國書信物帝先問天子安及途次供奉如禮否慰勞甚至設饗

於朝堂贈綿三千純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又延諸私第臨行

賻贈寶英絹八十四匹綿二百純令從五位下布勢清直為送客

使十一年唐使高鶴林至再饗宴之

案趙寶英既溺於水所謂唐使孫興進秦衍期皆其僚屬高鶴林亦其僚屬乃別船後至者也考此事新舊書皆不

載當時僅以中使為押送使耳日本稱有國書疑事不實而其

隨行官屬日本遂以大使之禮待之蓋自高表仁至後相去百

五十年忽來使節詔為至榮故迎勞宴饗皆有加禮觀於折衝

送客參議設饗商人至館鴻臚供給况此之天應九年布勢清

在帝左右口傳詔旨者乎其優待無足怪也直等還自唐桓武帝十四年授諸唐人官階

護送藤原清河之先改姓清河宿禰後從五位下其隨行九人皆進官賜姓

十七年詔讀書一用漢音毋混吳音

時官有音博士專正音吳音之傳最久譯人習之自百濟王

維摩經以漢音授經始有漢音齊明帝時百濟尼法明來對馬誦

帝善解漢音能辨清濁至是定儒書讀法專用漢音二十年以

一依漢儀親酌酒并作歌送之賜葛野麻呂被三領衣一襲黃金二百兩授節刀道益衣一襲金百五十兩四月出難波遭風破船有溺死者葛野麻呂等引還遣典藥頭藤原貞嗣等修船二十三年三月再餞葛野麻呂等賜玉盃寶琴伴少勝雄以善碁充使員學僧空海亦從秋七月發肥前田浦途遇風兩船漂回八月至福州長谿縣觀察使閻濟美使葛野麻呂等二十三人赴長安初至長谿州吏訝其無國書入船檢察葛野麻呂命空海作書贈觀察使曰上國之於敝邑待以上賓固非與瑣瑣諸藩比矣竹符銅契本防姦偽誠實無詐何事文契敝邑使人已無詐託信物亦不用璽印建中以前舊典如此今以無國書見責事與昔乖願鄰誼云云據此則當時使臣皆不齋表文蓋不臣則我所不受稱臣則彼所不甘而彼國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為此權宜之策耳其在中國列之於新羅大食之下未嘗待以鄰交而其在日本遣使則不齋表文迎客則不居臣禮以小事大則有之以臣其別船管原清公等已先至事君則未也有唐一代典禮如此冬十二月至京有內使趙忠以飛龍厩細馬來迎葛野因監使

劉昂進信物昂傳命慰勞尋朝德宗皇帝於宣化殿賜宴賞有

差葛野譯名為興能善鄰國寶所謂藤賀能是興能賀能皆葛野二字譯音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能識考新唐書繫此事於德宗建中元年惟是時日本并無遣使新書誤也二十四年春正月預朝會班是

月德宗皇帝崩葛野麻呂等素服舉哀三月二日順宗皇帝令

內使王國文監送至明州道益病死六月至對馬僧最澄永忠

隨還初澄在天台國清寺就道遂受台教又遇龍興寺順曉受灌頂密教替年而還台教之傳自此始忠留學二十餘年兼學音律上其所得律呂旋宮日月圖各二卷律管璫等樂器秋七月葛野麻呂上信幣乃分

所賜於參議以上及內侍使臣等皆進秩有差奠所賜幣於先

塋平城帝大同元年判官高階真人遠成以學生橘逸勢學僧

空海等還遠成在唐二年除中大夫試太子中允職勅曰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趨我會同之禮越滄溟而萬里獻方物於三檢所宜褒獎並賜班榮可依前件學生橘逸勢善隸書人呼為橘秀才僧空海在長安晤青龍寺慧果深見器重得密教衣鉢自是密教流行全國考唐書云橘逸勢空海願留肄業歷二

空海等還遠成在唐二年除中大夫試太子中允職勅曰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趨我會同之禮越滄溟而萬里獻方物於三檢所宜褒獎並賜班榮可依前件學生橘逸勢善隸書人呼為橘秀才僧空海在長安晤青龍寺慧果深見器重得密教衣鉢自是密教流行全國考唐書云橘逸勢空海願留肄業歷二

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趨我會同之禮越滄溟而萬里獻方物於

三檢所宜褒獎並賜班榮可依前件學生橘逸勢善隸書人呼

為橘秀才僧空海在長安晤青龍寺慧果深見器重得密教衣

十餘年使者高塔真人來請逸勢等俱還詔可今考空海等自到長安及歸僅歷二十五日又所謂高塔真人者即上文所遣判官高塔真人遠成也日本紀又稱空海歸於大同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曰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太宰大監高塔真人遠成奉表以問據此則與唐書請與俱還之語相合唐書蓋誤月為年也

是歲奉攝津住吉大神從一位階報使船無風難也二年春遣使奠所賜絲幣於香椎宮於諸陵於伊勢神宮分所賜綾錦香藥等於參議已上嵯峨帝宏仁九年詔曰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但五位以上禮服服色及儀仗之服並依舊章六年勅植唐茶於畿內近江丹波播磨諸國每歲貢獻淳和帝天長六年始令諸國模倣唐製造龍骨水車以便灌溉太政官下之利水田為取間大唐堰渠皆構龍骨多收其利宜倣造以農作貧無力者國司資給之仁明帝承和元年以參議常嗣為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副之判官四人錄事三人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為一時多選材藝之人榮之尊妹子五世孫也

士琴棋醫卜各擇其能者偕往以正五位下丹墀貞成為造船使長官主稅助朝原島主為次官左中辨笠仲守右少辨伴成益為唐使裝束司秋八月任遣唐錄事准錄事知乘船事各一人以外從五位下三島島繼為造船都匠二年三月令太宰府以綿甲一百領胄一百口袴四百腰充使船不虞之備十二月授常嗣正二位篁正四位三年春正月令奉陸奧八溝黃金神封戶二烟以國司禱神多得砂金助遣使費故也二月為使者禱於北野令使者奉幣賀茂大神社賜使臣等綵帛費布有差夏四月廷餞使臣召五位以上各賦詩帝親授節刀於常嗣又親舉酒賦詩賜之并賚御衣御被良技清上作新樂奏之名曰清上樂復奉幣五畿內七道名神為使者所禱并贈前使臣學生藤原清河阿部仲麻呂等八人往而不還者之秩位遣右近

衛中將藤原助於攝津難波慰勞使者并奠幣於諸先陵秋七月使臣第一第二第四船皆遭風折還第三船漂海舵折眾乃壞船作筏散乘漂岸八月召還使臣留判官錄事各一人修船四年二月使臣祀神於愛宕秋七月啟行僅用三船第一第四船漂著壹岐第二船著值嘉島令豐前守筑前權守等為脩船使五年常嗣以第一船穿漏奏易副使船因常嗣爭舟稱病不行作西道諡刺之事間流之隱岐六月常嗣等航海由揚州入長安考遺唐典禮此次為最重因先是航唐者動罹風難故編祀海內諸神遣使下陸常總陸齋主武甕鏡四神位塔太政官復遣人告新羅倘有漂船隨宜護送及漂船折還第三船未回帝大驚愕勅太宰府遣人值嘉島然燎火備濟接及再往又命常嗣祭神於是日停諸廨公務又詔太宰筑紫每國度一人配國分神宮兩寺又詔諸寺講讀龍王般若經至回帆日止皆以禱風也未幾遂停遣唐使朝見文宗皇帝攝副使者判官長岑高名也六年常嗣等還常嗣憂已船不完借楚州新羅船九艘道經新羅中途與諸船相失九月至

上勅書令奉所贈物於伊勢大神宮及諸陵設三幄於建禮門

陳唐物令內藏寮官人及內侍等交易名曰宮市十一年賜學

僧圓仁圓載金十四年圓仁自唐還初圓仁從藤原常嗣入唐駐維揚開元寺節度使李

德裕善遇之後歸又遭風漂回登州轉入長安遇青龍寺義真究台真兩教又受悉曇學於南竺三藏悉曇字之傳始於仁大

內有灌頂最勝內供奉法會亦其所建也嘉祥二年始有唐商舶來太宰府文德帝

天安二年僧圓珍隨唐李延孝歸先是珍偕商人來船漂琉球時以琉球為鬼國一船皆怖

會便風抵福建歷溫台人長安久之召清和帝貞觀二年冬十還獻經論千餘卷藤原良房迎之入都

月令用唐明皇帝御注孝經先是孔鄭傳注為大業久著令甲十二月新脩

釋奠式成頒之諸道先是播磨博士和邇部宅繼上言謹檢唐開元禮國子州縣皆有釋奠式我邦有大

學式無國學式而國忌祈年諸祭更不用中丁等式未經頒行者國或准大學或從州學有用樂者有不用樂者禮制不一都鄙

無章尊道嚴師法宜整飾如在之祭三年詔行長慶宣明歷初

豈合參差伏望蒙既定式永為盛典唐錄事羽栗翼還上實應五紀歷曰唐已改大衍歷請用此經然當時無習推步者仍格不行及是陰陽頭真野麻呂建言開

元以還已三改歷元今仍依舊法實有差午請停舊用新詔從之六年秋八月太宰奏通事張

友信如唐未還而唐商來無定期請暫留唐僧法惠充譯司許

之七年秋七月唐商李延孝等六十餘人至國都館鴻臚供給

如式八年秋九月商人張言四十八人至十六年六月遣伊豫權

椽大神已并豐後介多治比安江等於唐市香藥唐商崔岌等

三十六人來松浦十八年唐商楊清等三十人至太宰府陽成

帝元慶元年商人崔鐸等六十三人送多安江等還令安置出

雲供給之學僧智聰與唐人駱漢中俱還聰請曰漢中唐國處

恤從光孝帝仁和元年勅太宰府禁私市唐貨宇多帝寬平六

年有唐使來聘考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日本書唯見於扶桑

節不通而商舶來者日多此當是商人假冒也留學僧中權託致書於其太政官尋歸

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真為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副之道真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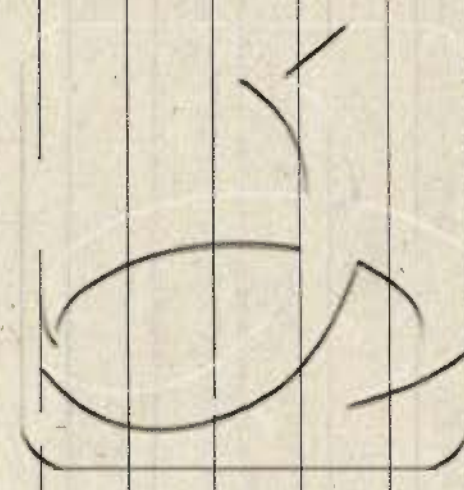
曰臣謹案僧中權去年附商客書具載唐國彫弊中權雖區區

學僧為聖朝盡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伏檢舊記聘使渡海

或不勝任或沒於賊能達者無幾此中權所憂也臣伏願以中

權狀遍下公卿詳議可否此國之大事不獨為一身明年遂罷

遣唐使





日本國志卷四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五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二

華夏

白遣唐使罷至朱雀帝承平五年吳越王錢元瓘遣使蔣承勳
來饋羊數頭其明年承勳又至左大臣藤原忠平附之贈書村
上帝天歷元年吳越王錢俶又遣蔣承勳致書於左大臣藤原
實賴實賴答書有南翔北嚮難堪寒溫於秋鴻東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之語七年吳越又

遣蔣承勳致書右大臣藤原師輔師輔報書有云人臣之道交
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楊億談苑云吳越錢氏多因海船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卷有錄而

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屬書於其國王送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云云據此則當時實附海船通信此蔣承勳頻年屢至亦係賈人非專使也然商務大通唐物麇聚特設唐物使一官駐於

筑紫以檢查真贋

初唐舶貨至皆特遣中使檢點錄上延喜新式太宰府上奏客至乃遣藏人先檢查貨物

而後更遣出納司辨給價值府官仍以上奏醜翻帝時又禁賈估之不由官司私相交易者有商人以孔雀至醜翻獻之法皇親點而彼此高僧雲遊往來者召眾華山帝永觀二年學僧齋

然至宋朝見太宗皇帝上職員令年代紀及鄭氏注孝經一卷

賜紫衣居四載召還一條帝長保四年僧寂照上表請航宋至

宋朝見真宗皇帝詔詢風土民物甚悉賜號圓通大師並紫方

袍後卒不歸

楊億談苑稱寂照願遊天台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為言姑蘇山水之奇寂照因留止吳門寺

以黑金水瓶寄謂謂分月俸給之有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畧云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又治部卿源從英求唐經史及內外經書末云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士三書皆二王之迹云後三條帝

延久元年僧成尋隨宋商孫忠如宋朝見神宗皇帝上銀香鑪

白琉璃等物給紫衣方袍館興國寺至白河法皇時成尋自宋

上表並有金字法華經及錦段雜貨稱宋朝所賜帝詔公卿議酬品或曰和

琴可或曰宜金銀或曰宜蚌珠承歷元年因宋商孫忠饋絹二

百匹永五千兩於宋明州以其貢禮異諸國請自移牒報而答

其物二年孫忠齋牒至牒書賜日本國太宰府合藤原經平時

臣會議遺宋物品四年孫忠又齋明州牒至牒曰宋國明州牒

日本國廷議亦報之牒時通好久絕而比年忽有書信廷臣初

報牒還之鳥羽帝元永元年宋商孫俊明鄭清等齋牒至畧曰矧爾

東夷之長實維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脩

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

之誠云云帝下百官議卒不報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

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務悰來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曰

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來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倭

王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衛尉寺少卿大分書曰皇帝敬致書於日本國王古式如此云云考郭務悰乃劉仁軌所遣使當時以係私使不令入京而高倉帝承安三年宋明州刺史又致牒此云有國書疑事失實

書朝議欲卻之時太宗執不可卒贈報書附以彩革砂金宋清熙間

日本商民遭風至明州詔給口食又有行乞於臨安者詔守臣給送明州俟船送還其後凡遇難民靡不贊遣而中國商之飄

至日本者亦多資救護後鳥羽帝建久二年僧榮西還宋又齋茶種及菩

提還榮西兩至天台多齋釋書而歸其後二十年又有僧順德俊仍還獲律經章疏暨備書凡二千餘卷而歸國

帝建保二年宋陳和卿至鎌倉時源實朝為將軍和卿善造佛

像引之見實朝大喜遂定航宋之意後以船不適用而止四條

帝仁治二年榮西弟子圓爾還自宋後數年宋僧道隆復自蜀

至將軍北條時賴延禮之屢往參禪為之建寺時又有僧得陶

法而歸自榮西倡禪宗京師有圓爾鎌倉有道隆其宗日熾遂蔓延全國又有僧道元者亦嘗至天童又受曹洞宗及

歸亦為時賴所重大行其教其徒道蓮得堯陶法而還日本藝器遂行天下後嵯峨帝建長六年時

賴合筑紫諸司地頭曰頃歲宋船猥進港口貨物闌出自今之

後限以五艘過則毀之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來往

日密頻年上書獻物非由僧侶即出商人之手維時將軍秉政

朝野悉崇佛教而商人亦常滋事端後冷泉時宋商嘗擾太宰府放火毀廨後世

貨舶之限蓋自此始

後龜山帝文永五年元世祖皇帝以黑迪殷宏為國信使持書

命高麗王王植嚮導迺望海未渡植先遣其臣潘阜齋書致

太宰府時北條時宗奉惟康親王為將軍執政權得書上之書

曰朕惟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

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高麗朕東藩也

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修職貢獨至朕躬從無一介之使

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心聖人以四

海為家不相通問豈一家之理哉或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

之高麗王亦致書勸通好朝野大駭龜山帝詔參議藤原長成

草答書時宗議不可合卻還修邊防禱神社以備有變潘阜留
五月還白狀元復遣黑迪等至高麗諭以必得日本要領爲期
植乃遣臣申思佺潘阜等再來不達六年三月黑迪等至對馬
島請前歲報牒不答執島民二人而還世祖見之謂曰汝國朝
貢久矣今吾欲汝國來聘非逼汝也但欲耀名耳秋八月高麗
金有成高柔等又奉中書省牒至太宰府並還俘口亦不報七
年元命趙良弼爲秘書監充國信使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川
以待良弼還令高麗給糧食又遣忻都史樞等諭高麗曰朕通
諭日本不謂其執迷固滯今將經
畧勅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計庶免汝
國轉運之勞仍先示招懷卿其知悉八年冬高麗復遣徐稱
等導良弼至筑前金津島津吏望見使舟舉刃相向良弼登岸
宣旨太宰府環以兵問來狀良弼以前書不報爲不恭求國書
盛以金櫃外施鎖良弼指之曰此書必見汝主始授不得與他

人固請之得副本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旣爲一家王國實
爲鄰境故嘗馳使修好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二人已勅有
司撫慰俾贖牒以還復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
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是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
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甯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
滅林衍復舊王安集其民特令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
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以至
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太宰府致之鎌倉時傳聞蒙
古強盛頗懷疑懼十一月朝廷脩熾光法祈弭禍又命藤原公
守告難於伊勢神宮十二月太宰府送良弼於對馬良弼遣書
狀官張鐸先歸九年張鐸率彌四郎等二十餘人如元尋遣還
植復致書令必通好亦不報十年良弼還元具陳日本不恭狀

并及爵號州郡風俗土宜世祖怒用兵之意遂決十一年元遣鳳州經畧使忻都總管洪茶邱等發舟師萬五千人攻日本高麗以兵五千六百助戰役後更以忽敦爲都元帥洪茶邱爲右副元帥與高麗金方慶等以蒙古漢高麗兵二萬三千戰艦九百發合浦十月五日拔對馬十四日轉攻壹岐翌日城陷遂及肥前沿海郡邑十九日入博多明日舍舟登岸騎而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諸地還上舟會矢將盡二十日夜大風雨多觸礁遂還是役也鉋彈如球聲如霹靂土人不知爲何物殺掠所過得女子或以繩貫掌繫之於船云後宇多帝建治元年元復遣侍郎杜世忠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致書高麗使人導之達長門室津至太宰府府送之鎌倉北條時宗竟殺之合脩長門周防安藝備後四國海防省公私充費調關左兵

成鎮西以北條實政爲筑紫探題節制軍務二年勅諸僧脩熾盛光法禳兵禍也北條時宗令山陽南海嚴成長門三年元建淮東宣慰司於揚州命沿海官司通日本商船旣聞世忠等被殺復決計聲討立日本行中書省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兼立鎮邊萬戶府於金州控制之宏安二年元命湖南揚贛泉四省造戰艦六百又命塔納等如高麗益脩戰艦世祖從范文虎議先遣周福欒忠致書日本暫緩師期周福欒忠至又斬之博多四年元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茶邱等率兵壓境阿剌罕病改阿塩海代總軍事高麗亦出師助戰忻都茶邱等發合浦高麗兵偕發文虎李庭等發江南

將發世祖諭文虎等曰聞漢人言取人家國若盡殺人民得土何用汝等其恪體此意兩軍約會於壹岐

平戶等島五月二十一日忻都兵先至對馬遂進壹岐太宰府

報急於鎌倉北條時宗議遷二上皇於鎌倉而以兵嚴衛京師
二上大駭元兵攻壹岐至太宰府所至人民竄匿聞小兒啼輒
搜捕至有先殺兒而遁者六月五日戰於志賀島遂進至宗像
洋文虎兵適會泊於能古志賀二島時元兵預期必勝多攜耕
器九國震駭關東及九國二島兵皆會太宰府先是筑前緣海
磬石爲壘高丈餘亘十三里外面峻削不可躋攀內可俯射上
設燎望守備甚嚴然人人懲文永之役頗有難色有草野經長
者夜乘輕舸入艦陣縱火而還初元兵以鐵鎖聯舟爲營外向
列營日本船小不能敵襲擊者率敗死相約勿離隊獨進時河
野通有獨背堤而陣率二舟冲入有所殺傷斯時日本諸道兵
皆會而元兵之在筑肥間者樓船蔽海砲聲震天諸國洶洶市
無糶米民有饑色訛言四興忽而曰蒙古由長門徑趨京師矣

忽而曰蒙古搗東海矣忽而曰九國爲蒙古所據闖入北陸矣
朝議遷二上皇於關東召兵守京後宇多帝臨神祇官親禱七
晝夜龜山上皇親詣石清水社默禱達旦又遣人往伊勢神宮
親爲禱詞願以身代國難而元將多苦航海議攻議退不輒決
高麗將金方慶力持進攻之說不聽遂移泊鷹島見山影蘸波
疑有暗礁不敢近岸會青虬見海中硫磺氣腥臊怪雲走空蓋
颶徵也文虎氣微餒擇堅艦先走六月晦日夜西北風大作明
日益甚風濤簸掀繫艦自相撞碎溺死無算其在鷹島者猶數
千人推張百戶爲主帥方伐木造舟多爲日本所襲捕還殺之
那珂川文虎李庭船亦壞漂着鷹島收回殘卒十無二三由高
麗還初都元帥張禧與文虎庭同抵肥前禧卽捨舟壘平戶約
各艦相距五十步預避撞擊諸軍不之信逮颶作禧船獨完及

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曷若因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禧乃分船與之因得脫去時平戶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匹以濟其還八月文虎自高麗歸尙飾敗形無何敗卒于閩歸言其情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歸皆江南殘卒也是役也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文虎軍十萬歸者三人耳

考元史稱得還者纔三人此蓋指文虎所率江南軍而言耳癸辛雜志云全軍十五萬歸者不能五之一此令史李順所目擊者可以爲據

北條時宗仍令嚴備海防命九國將士更番戍守五年元兵官沈聰等六人由高麗脫歸高麗王暗遣使請以兵艦百五十助元再入日本遂命高麗就羅及平樂楊隆興泉諸州造大小艦三千艘除反逆重囚外悉赦以充軍日本亦以遠江守北條時定爲鎮西奉行居姪濱統轄軍事三河守吉見賴行鎮

石見六年世祖復以阿塔海爲日本行省右丞相與撒里帖木兒劉國傑募兵峙糧脩艦謀再舉御史中丞崔彧吏部尙書劉宣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力諫民勞乞罷兵世祖不聽適補陀僧如智說曰彼俗尙佛臣請以佛理喻之乃俾王君治齋書隨如智行八月過黑水洋遭風而還明年復遣尙書王積翁以如智往將入境舟中有怒積翁者俱謀殺之卒不得至是歲北條時宗死子左馬權頭貞時代爲執權八年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塩海劉國傑陳巖洪茶邱督其事調江淮漕糧募習泛海水工期明春次第發會高麗合浦世祖問良弼良弼曰臣居彼歲餘觀其俗狠勇嗜殺地多山水少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海風無期禍害莫測弗擊爲便日本惟康親王合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壁巖壘以備不虞雖有緩急毋得

私赴鎌倉是歲元因交阯逆命廷議先事交阯遂暫罷日本兵
伏見帝正應四年民間流言元兵將至人情洵懼京師鎌倉諸
祠眾寺咸行祈禳十餘年來祈禳蓋無虛歲所費不貲五年世
祖遣洪君祥如高麗詢用兵日本事宜王昫乃先遣其臣金有
成及郭麟齋書以往送漂民勸和好太宰府留而不遣永仁元
年帝延僧大內禳厭外患親爲文以禱有曰昔年蒙古奉書還
復以兵要好興自文永及於今日將士戒嚴久累邦家延及黎
庶加之天灾地旱宗社不祿賢哲不登咸余一人薄德之所致
自今以後齋宿凝神敢祈皇神冀寶祚亡搖寰宇擴清是歲鎮
西奉行北條時定死北條兼時爲鎮西探題自是北條氏族更
番爲探題正安元年元成宗皇帝加補陀僧一山號妙慈宏濟
大師賚詔來日本詔畧曰先帝嚮再遣使皆不果達自朕臨御

綏懷屬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補陀僧一
山道行素高今附商船期以必達朕亦欲成先皇遺意也至於
敦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令致
之伊豆脩禪寺後延之鎌倉遷住諸寺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命
太宰府築石砦於博多海濱造兵船以嚴海防德治元年商人
至元有獻金鎧甲者尋在慶元路放火府城在天童然於時禁
不通商海船往來皆奸利小民元亦懸禁久之遂流爲海寇其
後日本內亂分南北朝盜賊競起頻擾沿海郡縣至明而患益
甚

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楊載齋詔書至
太宰府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
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

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由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脩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時日本懷良親王在太宰府肥後守菊池武政奉爲征西將軍以抗足利氏書至太宰府不報後龜山帝建德元年明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齋詔招諭懷良親王延見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書有責其不臣語懷良曰吾國雖鄙遠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以小邦視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趙姓者誑我旣而水軍十萬環列海岸賴天地之靈震雷疾風盡覆其軍自是不通中國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昔蒙古之裔耶亦將誑以好語而襲我也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我天子神聖文武非

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如不吾信而先殺我恐爾禍亦不旋踵且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可以蒙古之誑言襲爾者比耶於是懷良改容禮之而歸二年懷良親王遣僧祖來等九人奉表箋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白二郡被掠人七十餘口十月抵京太祖嘉之宴賚使者念其俗信佛亦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僧還齋大統歷及文綺紗羅賜懷良懷良拘而不遣遂居筑紫祖闡在筑紫二年作書寄延歷寺座主某畧曰我皇帝凡數命使於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然意在見其天皇今密遣吾之僧來上宣諭曰王國之民寇我邊疆商賈不通宜勦賊修好以循唐宋故事吾持佛戒而爲帝者使卽爲佛使幸遵我佛不妄不盜之戒爲通此意時日本南北兩帝明使之來皆止太宰府不得達命書中故云或曰當時蓋以懷良爲日本王祖闡居年餘始知其非臨時制詞本非太祖所命文中二年將

軍足利義滿召祖闡入都聚徒演法人
頗敬信久之日本僧海壽等隨往明 三年有僧宣間溪等齋
 書上明中書省貢馬及方物稱其大臣所遣太祖以無表命卻
 之仍賜其使者遣還天授元年從夷將軍源義滿遣僧中津妙
 佐於明大内氏久亦遣僧上表太祖以無國王命且不奉正朔
 亦卻之而賜其使者命禮官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類
 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二年懷良遣僧圭庭用於明太祖惡
 其不誠降詔戒諭宴賚使者如制六年義滿遣使於明贈丞相
 胡惟庸書書辭倨慢太祖卻其貢遣使齋詔譙讓宏和元年義
 滿又遣使太祖不受禮官移書來責王并責征夷將軍有欲征
 之意有吾奉至尊之命移文於王王若縱民為盜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等語書不達
 京師於是懷良親王遣僧如瑤上書稱臣而詞終不遜居遠弱
之倭編小之國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乃常
欲吞滅八國臣聞天朝有攻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方倘陛下

下選股肱起精銳來侵臣境臣將掃境內以迎將軍豈肯望馬塵而拜乎順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於賀蘭山下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君亦不武設臣勝君負不免貽小邦之羞自古和為上策幸上國圖之云云 太祖得書

愠甚先是胡惟庸謀反潛遣招倭與期會未發而敗日本未知
 也復遣如瑤來且獻巨燭中藏火藥刀劍久而事發太祖命錮
 之雲南由是惡日本特甚著祖訓列不庭之國十五日本與焉
 尋命湯和巡視閩浙沿海諸城又命和築瀕海城防倭命江夏
 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四郡築城練兵以備寇後小松帝應永
 八年准三后源道義時義滿讓職其子削髮稱道義遣使肥富及僧祖阿於明
 上書并獻甲鎧劍馬紙髹器黃金千兩還所掠人口書稱日本
 准三后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九
 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齋詔書并班大統麻錦綺九月
 至道義處之北山館是月復遣肥富及僧中正上書畧曰日本

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露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耀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以堯舜神聖湯武智勇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國是以謹遣使某伏獻方物爲此謹具表聞明年十月至南京時成祖既卽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將行肥富等已達甯波遂稱賀卽位成祖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賚道義冠服龜紐金章及錦綺紗羅詔書畧曰咨汝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幾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十一年中正等還趙居任等隨至

始傳四書集註詩集傳等書號爲新注朱子之學遂興又以鹽糧易永樂錢數百萬貫而還

道義延之

北山館旋遣使賀冊立皇太子時對馬壹岐諸島賊掠濱海居

民成祖諭捕之明年十一月將軍義持捕奸兇二十餘人獻於明且脩貢成祖遣鴻臚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義滿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使者還至甯波盡置之甌丞殺之十三年明又遣侍郎俞吉士齎國書褒嘉賜賚優渥頒勅合印百道限十年一貢使臣限二百員船止二艘禁挾帶刀鎗封肥後阿蘇山爲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安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長久者賢人君子之合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三皇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洪業享有福慶極所

覆載成造在近周爰咨詢深用嘉嘆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迪功渠搜卽敘成周之隆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率遏亂畧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維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義滿又遣使謝賜冕服連年往貢並獻所獲海寇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內訓二書詔給之十五年道義死十二月世子源義持遣使告喪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賜諡恭獻且致賻又遣官齋勅封義持爲日本國王時山東有倭寇又諭義持捕盜義持遣使謝恩尋獻所獲盜十八年明復遣內官王進齋敕發賚

至兵庫而還先是道義死義持以臣貢葬至是阻明使不得達二十五年明遣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詰海寇並責令送還所掠中國人義持遣僧等持告絕好問至太宰府而歸二十六年明使余某復來先是有載馬匹磳稱入貢者實日向土豪私船也成祖以無表不受至是使其徒十六人還義持令人持漢文阻之畧曰修好通商靖邊利民非不甚願然我朝凡百聽神神所不許雖細故不敢舉行先君自承麻服雨暘不和尋罹疾疢易簣之際遺命誓神宜絕通信嚮旣再申此意使今猶至殆未之通耶若夫流賊暴掠海島竄遁兇徒所爲國家不與知聽上國力勦鋤之而已終義持之世絕不相通後花園帝永享四年明宣宗皇帝念日本久不貢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穀將軍源義教遣僧道淵上表乃有貢

茅不入固緣敝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語明年宣宗復遣內官雷春裴寬鴻臚少卿潘錫等送還寶銀綺緞匹等物

考日本書詳載當時賜物今備錄以下以徵一時典章皇帝頒賜日本國王白金二百兩粧花絨錦四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細花綠一匹細花紅一匹細花紅二匹細花紅三匹細花紅四匹細花紅五匹細花紅六匹細花紅七匹細花紅八匹細花紅九匹細花紅十匹細花紅十一匹細花紅十二匹細花紅十三匹細花紅十四匹細花紅十五匹細花紅十六匹細花紅十七匹細花紅十八匹細花紅十九匹細花紅二十匹細花紅二十一匹細花紅二十二匹細花紅二十三匹細花紅二十四匹細花紅二十五匹細花紅二十六匹細花紅二十七匹細花紅二十八匹細花紅二十九匹細花紅三十匹細花紅三十一匹細花紅三十二匹細花紅三十三匹細花紅三十四匹細花紅三十五匹細花紅三十六匹細花紅三十七匹細花紅三十八匹細花紅三十九匹細花紅四十匹細花紅四十一匹細花紅四十二匹細花紅四十三匹細花紅四十四匹細花紅四十五匹細花紅四十六匹細花紅四十七匹細花紅四十八匹細花紅四十九匹細花紅五十匹細花紅五十一匹細花紅五十二匹細花紅五十三匹細花紅五十四匹細花紅五十五匹細花紅五十六匹細花紅五十七匹細花紅五十八匹細花紅五十九匹細花紅六十匹細花紅六十一匹細花紅六十二匹細花紅六十三匹細花紅六十四匹細花紅六十五匹細花紅六十六匹細花紅六十七匹細花紅六十八匹細花紅六十九匹細花紅七十匹細花紅七十一匹細花紅七十二匹細花紅七十三匹細花紅七十四匹細花紅七十五匹細花紅七十六匹細花紅七十七匹細花紅七十八匹細花紅七十九匹細花紅八十匹細花紅八十一匹細花紅八十二匹細花紅八十三匹細花紅八十四匹細花紅八十五匹細花紅八十六匹細花紅八十七匹細花紅八十八匹細花紅八十九匹細花紅九十匹細花紅九十一匹細花紅九十二匹細花紅九十三匹細花紅九十四匹細花紅九十五匹細花紅九十六匹細花紅九十七匹細花紅九十八匹細花紅九十九匹細花紅一百匹

素紅二匹彩絹十匹紅三匹綠四匹藍三匹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硃紅漆彩粧戲金轎一乘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紅絲坐褥一個脚踏褥一個硃紅漆戲金交椅一對大紅織金紅絲褥二個脚踏褥二個大紅心青邊金紅絲坐褥二個硃紅漆戲金交床二把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渾織金紅絲十匹渾織金羅十匹渾織金紗十匹絲絹三百匹銀盃等器二十件各色絲綵綉圈金各樣花鏡袋十個硃紅漆戲金寶相花摺疊面盆架二座鍍金事件全古銅點金斑花瓶二對古銅點金斑香鑪二個象牙雕荔支烏木桿癢合子二個香兒一百個硃紅漆戲金梳二十個藁全黑漆戲金梳二十個藁全鮫燈籠四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二十笏青廣信紙五百張兔毫筆三百枝各樣箋紙一百枚蛇皮五十張猿皮一百張虎皮五十張熊皮三十張豹皮三十張荅香十箱每箱五十斤鸚哥二十個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六年道淵引錫等至駒騎至千二百餘匹八月雷春等還義教又遣僧中誓隨行上表表有爭覩使星光彩則知官儀中興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等語八年中誓齋救及賜物還是歲又遣使嘉吉二年將軍義勝遣使於中朝寶德三年將軍義政遣僧允澎芳貞於中朝上表稱臣用正朔爾後為常享德三年

使還先義政表曰書籍銅錢久仰上國永樂中例賜銅錢近無
 恩資公府索然何由利民欽請周急景皇帝命給之使臣捆載
 而歸先是貢船不如永樂時定數宣德初又定約人毋過三百
 舟毋過三艘而日本食利所攜私物增十倍例當給值禮
 官言所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響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為數無
 多已獲大利今若依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
 大減其值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從之使臣義政聞貢使至
 請益詔增錢萬復請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
 臨清有掠居民貨事遂囚之獄尋移書朝鮮王轉請謝罪旋又
 遣使貢馬於中朝後土御門帝寬政五年義政復遣清啟等於
 中朝貢表有云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之中咫尺天顏猶如在
 輦轂之下至京隨人傷人於市憲宗皇帝命付清啟尋釋歸文
 明七年義政復遣僧妙茂等於中朝表乞銅錢書籍詔賜錢五
 萬貫暨百川學海法苑珠林等書其表曰日本國王臣源義政
 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照天
 臨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
 木蟲魚遂性洪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皇家一

統車書攸同敝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隅洛
 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
 拜方物親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
 惶誠恐頓首謹言成化十一年乙未秋八月念八日日本國王
 臣源義政謹表義政名下鈐日本國王印又別幅具開貢品咨
 禮部曰馬四疋散金鞘柄大刀二十疏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
 十塊貼金屏風三副黑漆鞘柄大刀一百把槍一百把長刀一
 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奏討日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頒勘合并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
 而敝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皆為盜賊所剽奪只得使者生
 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勘合請以此為照驗今後
 濫行今填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
 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承樂年間多有此賜又書籍焚於兵
 火又一秦也敝邑所須二物為急謹錄奏上伏望命容書目開
 列于左方佛祖統計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教乘法數全部法
 苑珠林全部寶退錄全部兔園策全部迦齋閑覽全部類說全
 部百川學海全部北堂書鈔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學菴筆記全
 部末書右容禮部成化十一年八月念八日鈐用日本國王印

十五年復乞銅錢表畧曰敝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盡公私
 借虛何以利民今差使人朝所需在斯聖恩鴻大願賜錢一十
 萬貫則國用足矣時日本所在用兵自是不能復通而往來通

商者皆周防大内氏豐後大友氏為多明應元年將軍義植遣僧天澤使於中朝不達考明史稱宏治五年源義高使來還至濟甯其下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

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嚴防禁十八年冬來貢時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鑄金牌勘合給之正德四年冬來貢舟止一又無表帝命所司移文答之是時日本大亂將軍遣使不達當係筑紫豪族私通不則奸民混冒也後栢原帝永正

五年將軍義植令禁惡錢聽用洪武永樂宣德等銅錢破毀者而定其價值六年足利義澄遣宋素卿於中朝素卿鄞縣朱氏子名編為其叔

所賣更姓名仕細川政元至是充使事發當死劉瑾納其金庇之賜飛魚服而還八年義植遣僧永壽於中朝求釋奠儀注不獲大永三年管領畠山高國遣

僧瑞佐宋素卿於中國通商抵甯波會大内義興亦遣宗設市易爭宴席坐遂互鬪宗設殺瑞佐而逃中國因執素卿斬之故

凡市舶至則陳貨驗發以船先後至為宴席亦如之宗設先至瑞佐爭席理屈遂行賄於市舶中官賴恩乃先瑞佐宗設怒遂相鬪殺瑞佐率其徒五百人放火府廨奪貨殺掠進掩素卿館追至紹興素卿匿免還過甯波大掠而歸因執素卿囚之會

朝鮮捕送其餘久之有琉球使臣鄭繩歸國中朝命傳諭日本以擒獻宗設及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時琉球使臣蔡瀚道

經日本將軍義晴附表求賜新勘合金印脩貢如常禮官驗其文無印篆謂謫詐難信宜勅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後奈良帝

天文八年將軍義晴上書於中朝義晴求勘合不許大内義隆亦遣僧周良於中朝時華商多在周防貿易公卿僧徒文士以

四方鼎沸多避亂山口義隆又好讀書愛玩文物屢延華商盡收古書畫名器諸玩好一時稱盛十六年義隆復遣周良往中

國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事聞朝旨勅守臣勒回明年六月

貢朱統以間從統請不限五十人進都例相貢舟大小以施禁令初大内氏獨有勘合迨義隆

死亡於兵變通商遂絕然伊豫能島來島因島諸奸民久狃互市之利私航不絕漢奸多為之導虜劫放火千百成群攻陷州

縣江南北浙東西所在騷擾嘗同時告警別有侵山東犯日照各縣者海寇巨魁汪直毛海峯陳東等皆與潛結勢益張寇皆習倭服飾旗號船幟題八幡大菩薩五字八幡者應神帝號也人呼曰八幡船宏治元年明總督楊宜遣鄭舜功至日本肥前平戶見大友義鎮詰之曰通好久矣何擾吾邊疆虔劉吾民果是賊民亟見禁戢義鎮以聞將軍義輝命諸將會議大和守三淵藤賢曰方今我國所在用兵而結怨大國甚為不便請從應安例嚴為制戢乃命能島久留島因島諸兵檢點海舟勦捕兇奸而內亂日劇卒不能制既而胡宗憲代宜為總督奏請遣使日本諭國王禁戢海寇招還奸商許立功免罪中朝許之乃遣甯波諸生蔣洲陳可願至日本可願還言抵五島遇汪直毛海峯謂日本大亂諸島不相統攝須遍諭乃禁遏及蔣洲還山口

守源義長豐後守源義鎮皆遣使謝罪送還被掠人口請頒勅合脩貢宗憲奏請禮遣其使并諭擒獻亂人及中國奸商方許通貢詔允之宗憲已計擒陳東又招誘汪直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遂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直至被擒而逾年新倭大至又寇浙東三郡尋犯福泉興漳蔓延於潮廣其後又有廣東巨寇引倭為患迭經將吏擊討久而後平倭寇之患與明相終始而自嘉靖二十六年至萬曆十六年四十年間沿海州縣被禍尤酷閭巷小民至指倭相罵詈甚以禁其小兒女云今考日本是時瓜分豆剖各君其國諸國又互相攻擊日尋干戈無賴奸民以尙武好鬪之風流為盜賊殺掠為生上雖嚴禁合有不行準之今日公法實為海寇無與鄰交故節錄其大概如右不復詳載

後陽成帝天正十八年關白豐臣秀吉已平定全國因朝鮮使者贈書於朝鮮王李昞曰吾邦久屬分離秀吉起於微細討逆除暴曾不數載定六十餘國夫人世年不滿百子亦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
 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
 貴國先脩使幣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
 為我前導盼得書大愕十九年秀吉喪子悶甚一日登清水寺閣浩然嘆曰大丈夫當用武海外何悒鬱為遂大會諸將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息矣特海外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今將舉內治委秀次而自將入朝鮮驅其兵以躡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諸君諸君能為我効力耶諸將相視眙無敢對者浮田秀家曰殿下舉此無前之遂命造大艦數十艘築營於名古屋冬十二月頒朝鮮地圖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第一二軍迭為先鋒置水軍以九鬼嘉隆等督之水陸凡十五萬人別有游軍六萬備應援而秀吉自以德川家康等畿甸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文祿元年夏秀吉率兵抵名古屋命浮田秀家代將秀吉初欲親往以其母憂甚乃命秀家或勸秀吉盡以善漢文者從秀吉

西曰此行也吾欲使彼用我文耳 諸軍齊會先鋒既入海是月抵釜山諸將迭

攻朝鮮望風潰五月初陷都城督將秀家人據王京分命諸將
 圖進取王叒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清正至咸鏡道之會寧府
 執二王子埈璵而縱王妃使逃行長追王至平壤分兵四掠朝

鮮八道幾盡沒且暮且獲鴨綠江初秀吉開前軍陷都城貽書日入明奉鑾車而西以攻為圖白若韓與本國當別擇其人為主汝其知之日本稱朝鮮為韓沿三韓稱也時自韓都抵釜山烽火相望然慶尙全羅二道尚固守又恐明援軍至乃遣石田三成等三將名曰三監率游軍六萬赴援三成等至亦駐都城

初秀吉脅琉球使供糧並逼貢舟琉球懼報之中朝兵部咨問
 朝鮮朝鮮惟辨嚮導之誣尙不知其謀已至是請援告急之使
 絡繹於道明朝得報大驚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命

副總兵祖承訓渡鴨綠江赴援大戰於平壤城外承訓僅以身
 免日本入馬皆鬼頭獅面明兵駭亂行長麾兵蹂之承訓兵大潰行長乃投書李叒曰王尙不導我兵耶明於我猶羊羣見

虎耳今舟師十萬將由西海至王將安之八月明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旋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時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說客偵之得嘉興無賴沈惟敬假遊擊銜命赴軍前明年正月如松師大捷於平壤行長遁渡大同江朝鮮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復清正亦遁還王京如松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惟敬往來彌縫日本退守釜山議送回朝鮮王子大臣中朝詔留一軍防守時朝臣多言封貢非計而石星一意主歛卒從經畧顧養謙封秀吉為日本王之議先是壬辰七月惟敬見行長於平壤城行長曰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屬朝鮮惟敬諾之曰待五十日還報行長馳使告秀家當是時諸道未平韓兵所在遽起謀恢復日本拒之互有勝敗時已十月明兵已出關惟敬遮應昌於途曰和將成矣應昌慮其阻士氣欲斬之未果中朝亦以倭詐未可信促應昌進兵既而行長敗渡大同江據鳳山旋回都城韓兵爭起應明軍清正懸軍在咸鏡又為宋應昌所敗秀家乃令北道諸將成撤守來會都城如松徑趨至碧蹄館恃勝而驕不齋統礮日本拒以短兵縱橫揮

擊明軍大破如松遁還臨津旋退平壤秀吉聞明軍捷議親渡海諸將連署止之是年癸巳三月議使七將攻晉州晉州城險兵精七將皆大敗退兵又多疫於是三監欲退守釜山或曰糧盡寧食沙都城不可棄也乃議乞援兵秀吉先令二萬赴援既無兵可徵秀吉乃嘆曰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悵然久之會如松使沈惟敬再謀和至韓都謂行長曰歸王子則割慶尙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許之時三監及行長皆懷歸報秀吉曰明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乃詐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火而東仍屯於蔚山東萊間以俟秀吉令惟敬遂請秀吉於行營秀吉饗之而遣小西如安與偕許還二王子大臣惟令諸將屠晉州城以償前敗惟敬既至北京明朝以倭方議和仍攻晉州疑倭謬詐令舍如安於遼東明年甲午正月秀吉令獨留在韓成兵餘盡召還時明朝議久不決至十月乃召小西如安入朝既至石星優遇如王公如安殊揚揚過關不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勸倭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如安皆聽從神宗皇帝復見之論於左闕十二月封議定案此所云小西如安乃小西行長侍史素為行長所親昵晉小西氏為飛驒守明史作小西飛蓋因其自書小西乃以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初明使於乙未夏發燕中朝命令駐朝鮮都日本諸將不得已撤諸戍聚釜山然將士卒不肯濟海至丙申六月諸將乃盡撤還僅留島津義宏等在釜山慶長元

年春小西行長還告和成沈惟敬隨來私齎蟒玉異善冠地圖武經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於秀吉惟敬憾已不得與冊使思傾宗城而代之乃令人以危詞怵宗城宗城果遁還夏中朝更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朝鮮使黃慎等亦偕行秋抵伏水秀吉乃責朝鮮不獻三道不使王子來謝爲欺辱拒朝鮮使不許見獨恭迓方亨等九月冊使見秀吉翌日宴饗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其所賜章服既罷使者出召人讀冊文至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且吾而爲王若王室何卽夜命驅明使並告朝鮮使曰若歸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再會於名古屋二年春秀吉以其姪秀秋爲元帥居釜山總軍

務浮田秀家副之命清正行長間日互爲先鋒仍分八軍正月

清正行長皆抵釜山警報達明神宗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按

問初方亨等還伴言秀吉恭順受封謝表且至別購猩猩鬚絨爲稱日本方物至是石星詰責之曰倭非有他不過責朝鮮無禮耳方亨懼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出石星前後手書帝遂怒逮石星等以兵部尙書邢玠爲總

督麻貴楊鎬爲經理時日本兵旣絡繹入朝鮮然朝鮮亂後無

糧可因海運又艱諸將不敢進聲言獻三道如約則止王叅奔

海州日夕告急明廷臣議以割地乃沈惟敬私言萬不可許然

特緩惟敬使說日本以弭兵惟敬仍往來遺書玠檄楊元執之

自惟敬執而議和遂絕後誅之明援軍入全羅七月日本已得聞

山乘勝西進遂破南原據全州犯全慶逼王京明因二城旣失

邢玠至王京專扼漢江險爲守遣將分守稷山交戰互有勝敗

日本以冬寒稍收兵退釜山仍沿海連營互爲聲援泗川南海

竹島梁山蔚山順天皆分將據守邢玠議專攻清正別以兵牽制行長遂以十二月萃兵蔚山遣水軍絕援既合圍斷汲道清正苦守不撓日本諸將聞蔚山急謀以兵來救三年春楊鎬聞援師大至遽策馬遁諸將失統御大潰清正縱兵逐北明兵死者萬餘鎬至王京猶欲上撻贊畫丁應泰劾楊鎬等罪中朝震怒罷鎬以萬世德代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宏等十餘將餘盡召還留者分四軍秀秋居釜山清正守蔚山居右行長守順天居左義宏守泗川居前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既至與邢玠議合董一元當義宏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彼此相持劉綎欲攻順天遣使約行長曰先鋒前既與我盟吾欲親與先鋒會行長出會遇伏躍上馬奪路而去明兵又逼蔚山清正堅壁

固守立花宗茂以五百人自釜山往援途遇明兵破之又與清正夾擊麻貴大敗當是時島津父子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島津築八砦尤險者為望津前帶晉江新寨峙其後一元用茅國器謀先陷望津望津兵退守泗川一元遂悉軍渡江分取數砦向新寨冬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城兵殊死戰會礮裂明軍亂島津父子率驍騎奔餘開門直衝明軍披靡島津縱兵追擊遂大敗溺江者無數明史作石曼子即島津二字譯音也蔚山順天之明兵聞敗亦解圍去而秀吉既先於是年八月卒矣兩軍未之知也

秀吉病革召家康曰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病吾死則難作今以海內託卿又密諭秀賴曰今與明構兵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國吾所深耻吾是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又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則遣家康家康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我也臨絕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訖而瞑先是壬辰之役秀吉聞明師捷大會諸將欲親往淺野少弼曰臣視殿下近狀為野狐所憑耳天下纔

定瘡痍未起乃興無名之師使我父子兄弟暴骨海外民怨嗷
 嗷殿下一舉趾恐未達釜山六十州之盜賊雷動風起根本之
 地反為人所據以殿下平日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
 孤憑諺曰鼉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大怒曰狐乎
 鼉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拔刃欲斬之或擁之而退
 既而肥後賊起急召少弼曰吾甚慚於汝也秀吉之攻朝鮮也
 日本論者或誇其耀武於外邦或責其貽禍於內國余考其事
 當時群雄割據類皆百戰之餘秀吉手定海內知不可以威力
 屈故興無名之師驅之海外勝則割彼膏腴廣予封土以圖自
 安不勝則死於鋒鏑不許生還亦所以自便乃先後七年既不
 獲大勝又未受巨創而悉索敵賦民困已極至
 於臨絕悔恨灑淚滿襟英雄末路亦可悲矣 既秀吉赴聞明

人舉酒相賀諸將各理歸裝金山之軍先引回對馬十一月清
 正義宏各收兵入海劉綎追圍行長清正與義宏返擊拔行長
 俱上舟陳璘以舟師邀擊之互戰各有勝敗卒脫歸是月盡達
 對馬無何諸將皆至名古屋長政三成迎勞之令解兵各就國
 德川家康與諸大老奉行論功行賞曰微新寨一捷吾軍幾不
 振旅矣賜島津義宏以公田在薩摩者三萬石清正行長以下
 得賞各 明仍留萬世德成朝鮮後三年盡撤自壬辰迄此前後
 有差

凡七年明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日本亦困累甚至秀吉死

而禍始息後水尾帝慶長六年島津義宏奉將軍命遣島原忠

安送被掠人二十餘口於明明厚遇之為許歲通二商船於坊

津界商伊丹某間之遂結奸細要之疏然明船後不果至慶長

十一年德川秀忠為將軍禁用永樂錢京錢漢古雜猶用京錢錢也足利氏

時屢乞錢於中朝永樂錢銅質純良流通全國以一當古雜錢

四一貫當黃金一兩而民間往往爭取鬪訟沿用蓋二百餘年

至是十五年前將軍德川家康頒給印票於明商約互市商給

印票始此冬十二月商人周性謁見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開

港通商之利而中國獨不通公商遂命本多正純作書附性致

福建總督陳子貞畧曰倣國與中華通問久矣內外史籍歷歷

可徵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馬倥傯之際嘗一辱專价情緒不通
 來往頓絕遺憾不已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禍亂釐革前轍西南

諸番國咸來朝貢獨遺中華而不相通洵乖舊好適周某來得
 通問好機請自今結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
 歲航蕃方者遭風破船或置薪糧亦願見惠敝邑僻處海隅所
 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圖長崎奉行長谷川
 廣智亦致書者不答十八年將軍秀忠命島津家久因琉球王
 尙甯致書於福建巡撫丁繼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
 直總兵遣人齎書請禁海寇將軍卻之寬永二年將軍復合末
 次正直貽書於福建總督求通商亦不得報

日本國志卷五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六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三

華夏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時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

大清龍興東土聲威所播先及暘谷莫不震聳又當德川氏執

政權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餘載彼此安和海波無警是

年八月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芝龍福建南安

人先為商寓長戶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即鄭成功也既而芝龍去為海盜擁眾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還

兒與之故素與日本通往來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

忠勝等議之又下議德川三親藩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

於國倘若無功匪翅辱國結怨強鄰實貽後患勿援為便議遂寢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告之會聞

大清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卻信物令西討諸大藩陰戒

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按芝福清人初為海盜既而受撫乙酉秋唐王

加水師都督駐舟山黃宗義行朝錄書畧曰芝忝任水師都督

有志無力有力無兵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於刀鎗熟於

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敢効七日之

哭借三千之兵壯我同澤同袍之氣永締如帶如礪之盟又致

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後二年戊子鄭彩致書乞兵

器成功亦貽書長崎有司書畧曰大明龍興三百餘年治平日

久人皆忘亂以至今日成功誓心報國徘徊瀾閩頗有感情樂

從者然孤軍懸絕四面無援成功生於貴國值此艱難倘惠假

數萬甲兵感豈有極亦不報戊戌成功又遣使貽書暨方物致

時與長崎通商己丑馮京第黃宗義以明魯王以海命來長崎

乞師不達朱之瑜亦來乞師不達之瑜字舜水明餘姚貢生亦

長崎圖藉外援終不遂其志至歲己亥遂留長崎不歸筑後人

安東守約分廩祿之半師事之德川光國欽其德義請之幕府

延為賓師水戶文教之興與有力焉是時有僧陳元贊明進士

宰治創萬福寺名曰黃葉傳衣鉢者多漢人其後有畫工沈詮

號南嶺幕府聘之來長崎亦留不歸均為日本所重附識于此

暨明唐魯二王亡遂絕音問日本籍稱我康熙十二年七月平

崎奉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船書有山麗水秀人物清華之語

考尚可喜於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屬其子之信進忠時官

潮州鎮總兵十三年叛旋結鄭錦掠潮惠蓋鄭氏素與日本往

來進忠知之將萌叛志預圖外援故有此舉可喜時為之信所

艘爾後遞減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例額外加
 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十三艘至德川家齊定十艘終德川氏
 之世無復增減初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繼減至二千七
 百四十貫國朝以來商船日增初無定額綱吉始限七十艘行
 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輸出值三千貫又銅一百五十萬斤行
 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輸出值八千貫行之二年更限四千
 貫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千五百貫行之十
 年許例額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輸出值三
 千五百一十貫行之二十六年家齊定限十艘輸出值二千七
 百四貫始設長崎奉行三員二員駐長崎一員駐江戶建哨台於長
 崎小瀨戶浦及橫瀨浦以譏察來船巡禁私商又築華商館於
 長崎來去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時特遣使長崎更正貿易法始
 給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至家齊時大村純
 昌築邏所於商館門外嚴檢出入華商憤遂與哨兵鬪毀邏所

旋復築之後又因捕兵株連毀館滋事

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華商漏稅者七十六人

交大村純昌監禁遣監察議治其罪華商群起毀館門前成
 卒縛二百餘人戮黨首沈揚等餘皆釋之日本之天保六年事
 也華商輸入之貨綿糖將軍家重時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
 既而尾張長門造糖成遣吏驗德川綱吉時禁呢絨布帛
 之類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紬緞玩好珍異入口除藥物外
 一切動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開呢絨布之禁書籍詩文集及類書
 帛動植物之禁又六年開玩好珍異之禁書籍為多乾嘉之間
 考據之學盛行日本爭購其書於是又有考據之學惟日本以
 禁耶蘇教故凡舶來書籍有譯西文者概塗抹之至德川吉宗
 時解禁日本因是得窺西人星算測量之學文具為多惟禁廣東人參進口曾焚四
 百五十斤參於商館門外

輸出之貨銅最為大宗

考日本各籍稱自慶安戊子至寶永戊
 子六十一年間華商與和蘭商共輸出

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銅
 則寬文癸卯至寶永戊子輸出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
 八千七百斤中間五十七年不詳自明和丙戌迄天保壬寅七
 十七年中共輸出銅一億四千二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九
 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四十七貫我與和蘭分購銅數不詳大
 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萬斤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
 蓋因日本素無蔗糖後於乾隆中學得其法競相栽種不復如
 前之仰給於外故省費至多貨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輸入之銀

也餘則昆布即海帶鮫魚及銅漆襪器而日本商人絕無至中國

者考乾隆四十六年戶部頒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商船進

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長崎代官未次平藏

父子竊造商船載軍器貿易臺灣諸處事覺處流或當時有一

二商人潛附我商船而來抑或和蘭運銅祇有漂風難船資給

之船轉販於中國故稱洋船均未可知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

送還而已康熙三十二年西九月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

發回伊國應如所請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本國貿易夷民在洋

廣東情殊可憫著該督撫量給衣食護送浙省令其歸國又嘉

慶元年十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本國貿易夷民在洋

猝遇暴風漂至赫哲地方殊為可憫向來該國遭風難民俱送

至浙江乍浦遇有赴東洋便船帶回國今安治錄等三名令

帶回浙省傳諭該撫委員送至乍浦轉附便船歸國以示體恤

柔遠蓋德川氏執政權專以鎖港為國是長崎通商唯許華商

至意及和蘭他皆禁絕逮三十年前美艦俄船迭以兵劫盟內國紛

擾遂至廢幕府尊王室與泰西諸國互結條約至我同治九年

為今皇即位之明治三年王政維新廣事外交念與我為千餘

年舊好又兩大同在亞細亞不可不締和好以示親睦七月乃

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齋外務卿書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預商通好事宜書曰大日本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

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盛我邦近歲

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

商船往來未脩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為憾茲謹奏准特

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花房義

質從七位文書權正卿永富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為他

日遣使脩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

自先是使同治元年長崎奉行遣僚屬附和蘭船攜貨至上海

因和蘭領事謁上海道吳煦請日日本向祇與荷蘭通商自英

法諸國挾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盡為西商佔盡無如力不能

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稟請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

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願做照西商無約各小國之

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

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尚未

許其購貨商人歸時又請倘允通商乞諭知和蘭領事轉達將

來或遣公使籲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至上海請英國

領事巴夏禮為介紹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

同治七年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於江海關道

請大開通商

應寶時書稱與歐羅巴諸洲往來時有公使奉命紳士游歷附洋船而西者過境請為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請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就便僑居者均有本國護行印照請驗明符信至顧念鄰誼云云此皆德川將軍時所遣至是朝廷始派委員至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隸總督李鴻章成林代為上書命留津候命總理衙門議允所請覆函許通商仍有大信不約之語前光緒請再三前光謁鴻章曰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鴻章為達之總理衙門前光又上成林書曰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尚有公使領事來駐我國保護商民獨中國雖有商賈來往會無官長約束西人謂對西船至者應以西人視之竟令華民歸其管轄久有如東溼薪之勢我外務卿軫念及此於戊辰春會函致上海道應寶時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得覆允行我即以此告各領事令華民還我管轄始脫樊籠現已居以別區編立戶籍優加保護然終不免西人橫議者以未曾換約故也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無約故竟依和蘭領事為介紹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東兩國利權不能自操乃均為西人估據我國廷臣會商此事謂宜預先遣員通款為將來派使換約之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當啟程時或謂不以西人紹介事恐不諧我外務卿乃與譯論謂兩國唇齒相依何必自棄夙好轉倚外人苟以至

誠懇請彼國當道必愈加親厚今若回報不必換約殊非我外務卿一片苦心前光等亦無以報命云云又謁成林曰我等來時西人謂泰西小國皆邀我大國同往中國始允立約今日本派員自往恐未必成外務卿置之不答是以僅持英美二國致駢津領事函託其照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若奉以回國如西人恥笑何又以手作勢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覺無顏如不邀允雖死亦總理事衙門鑒其意誠遂允訂約俟派有大臣來時商議前光等感謝而歸明年四月特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使於我大清締盟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副之外務權大丞津田直道文書權正鄭永甯等從焉我

朝特簡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幫辦六月宗城等至天津往復商論至七月遂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是前光等歸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駁之畧謂我朝朝鮮內附聲威

震讐日本固不敢越屬藩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
 東南實屬畏懼已久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
 額船每歲購銅百萬斤咸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貿易遷寄居
 者絡繹不絕其安心嚮化可知矣論者拒絕之請於今昔時勢
 彼國事實蓋未深究今彼見泰西各國與中土立約彼亦經與
 泰西各國立約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倘拒之太甚必
 因泰西介紹固請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委員柳原
 前光等來謁每稱欲與中國結好同心協力立言亦頗得體既
 允議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云云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
 曾國藩亦奏稱臣竊思道光二十一年間與西人立約議撫
 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
 際左執一戈右陳槃敦一語不合動慮决裂故所締條約間有
 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二百餘年來與我中土并無纖芥之嫌今
 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
 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固
 請勢難中卸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
 之則易於行成順而求之則難於脩好亦殊非 聖朝懷柔
 遠方之本意自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憲和蘭
 國報關進口中國隨宜拒却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
 時再商豈可復加拒絕論者杜絕之請蓋未能合眾國而統籌
 計前後而酌核也日本素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
 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欲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其
 海關稅則之輕重亦必與泰西從同日本自謂為強大之邦同
 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滕薄薛積疑生

際臣愚以為為悉倣泰西之例亦無不可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
 泰西各國通例辦理尤不可載恩施利益一體均霑等語逐條
 而備載每國而詳書有何不可何必為此簡括含糊混之詞堅彼
 之黨而紊我之章總之 聖朝馭遠一秉大公萬國皆將諒
 其誠何獨日本永遠 宗城訂約之後旋進京謁總理衙門王大

臣齋呈國皇所獻

大皇帝儀物

朝廷亦加酬報命宗城齋歸初前光之來先呈約草以兩國利
 益為辭及隨宗城再至則專欲倣照泰西諸約議約大臣以中
 東兩國有來有往每事須作彼此兩國之詞方昭公允斷斷持

議久而後定

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

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
 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
 西人妬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
 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
 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唯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
 誠能心照意接條規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

聲色之為愈也應實時陳欽亦覆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
 原為通兩國之好若以迹類連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
 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徇他人鯁鯁
 過慮况條規中亦並無可合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
 迴異泰西遠近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
 利未嘗獨斷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
 希即一指明藉開茅塞去歲送來約草均以兩國立論此大
 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詞替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
 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為廢紙則是未訂交先中有不能盡同
 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
西約者惟內地通商一事先是泰西諸約既經指定口岸通商
 出於疏誤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內地通商一語本係牽連及
 均霑之詞紛紛致尤於是華商亦多假借西商希免稅釐抗法
 度流弊孔多及是章程中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
 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為辭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
 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日本係以人口岸與中國通商華
 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
 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宗城既歸日本意尚缺望宗城**
 引西約為例前光始語塞而退
旋以事免官五年二月以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
 使等公使於我議改約不得要領而還
 前光齋有外務卿副島種
 臣大輔寺島宗則致我北

洋大臣李鴻章文書大畧謂承訂條規經奏聞允行惟去歲我
 國特派大臣使於歐西欲倣萬國通例議商改約將來改定後
 條規中所載以已國法訊斷已民等事必須更正故先商明又
 無此語亦有權可行應請裁撤第十一條帶刀之禁佩刀乃我
 國禮制若以入國問禁第交我國理事官檢束可耳不便明禁
 亦宜削去今特派前光等面陳冀與貴大臣時備文書往來擬
 議以為他日批准互換之地云云前光又陳通商章程所載進
 出口稅各條須議由日本海關按照成規抽收不必指明稅則
 前光謂鴻章鴻章曰日本與泰西改約成否未可知事果有成
 可以換約後再商海關收稅亦可俟屆時商辦帶刀之禁原慮
 細民滋事預為防範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無不可俟約滿時
 刪除至從中調處一語信如外務卿所謂各國均有此權但議
 約時不載則可既載復裁轉貽耻笑兩國交際於定約之後未
 換之先遽爾遣員議改旋允旋悔不幾於全權立約之命相枘
 鑿乎條規所載信守弗渝之謂何萬國公法最忌失信爾國何
 可蹈此不韙貽笑外人前光囁嚅縮伏第言惶愧惟求賜覆鴻
 章亦覆以書案萬國公例各國流寓之民均歸地方官管轄海
 關收稅輕重多寡悉由自主他人不得干預日本於是時既悉
 外交利弊特遣岩倉具視等使歐美各國欲倣泰西通例將舊
 約中領事官以已國法審斷已民之條及海關收稅彼此會商
 之語一槩刪改權歸自主故種臣等有此商請唯西人既得之
 利難以遽奪自岩倉歸後今已越十年尚無歸宿帶刀一事凡
 世族悉佩雙刀庶民亦或帶單刀實為日本禮制然其後從森

有禮之議卒自行革禁至彼此調處之言聞十月有秘魯國商
 宗城等齋約歸頗受西人擲揄故欲刪去云
 船瑪利亞留士在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名為傭載赴其國既
 而遇颶風泊橫濱傭人苦舟師虐使投水遇救英國兵艦長揆
仁雕救之引告
 神奈走訴神奈川縣廳時副島種臣為外務卿命阻留商船解
 放諸傭告於我國我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攜之還深謝
 其鄰誼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秘魯旋遣使責日本越俎多事
要以償款彼此駁論久未決乃會請俄皇公判至明治
 八年六月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十一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
 於公法秘魯不得要償議乃結
 為特命全權大使使於我換條規先以書致北洋大臣李鴻章
日前派使員請暫緩換約並
 商改革今我改約大使東徂西轉已越一年若俟其歸似太遲
 緩今已疏請先行換約奉命以種臣為大臣即日來華種臣謁
 鴻章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為云六年四月至天津我
 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換約大臣遂互換條規種臣旋入京
 時

穆宗毅皇帝親政禮成泰西公使咸籲請
 覲見伸慶賀六月

穆宗毅皇帝召見於紫光閣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在俄美英
 法諸使之先捧國皇書入

覲書曰大日本國大皇帝敬問

大清國大皇帝曩者兩國俱與泰西各國交通往來而獨兩國
 未脩親睦故於去歲簡派親臣大藏卿伊達宗城經與

貴國議定條規已予批准允宜派使互換適聞

大皇帝已成婚且親政朕深歡喜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
 于

貴國交換條約併伸

慶賀朕固知種臣堪為喉舌專司外務無不代朕肩承言歸于

好奠

大皇帝思交誼篤鄰好待該使臣優加仁厚彼此兩國蒙慶永
久弗渝特茲敬白併祈

大皇帝多福眉壽種臣觀禮成鞠躬肅退

皇帝命覆以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齋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忻悅
朕祇承

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視矧鄰誼尤重推誠上牟
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
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荷

天庥朕有厚望焉仍命種臣齋歸自中國與外國締交三十餘
載今以

特恩召見種臣居首班世誇爲至榮種臣換約之後以井田讓
爲總理事管十五口商物品川忠道爲理事駐上海兼管寧波
鎮江九江漢口四處林道三郎爲副理事管廣東瓊州潮州三
處而駐於香港各令赴任視事種臣旣歸留前光爲公使明年
乃有臺灣生蕃之事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颶風飄至
臺灣爲生蕃劫殺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
遭害喜事者因謂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懲特以生蕃熟番有異
欲先質經界於我會種臣在北京乃寄諭種臣命詢臺地事種
臣難於啟口因遣副使柳原前光問我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
董恂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殺琉民旣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

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蕃者何曰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曰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貴國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為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覆論詰者累日卒不能畢議及前光歸白狀於是征臺之議遂決甲戌三月以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為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為廈門領事兼管蕃事別延美國人李仙得參謀議李仙得者會充駐劄廈門之美國領事以美船事曾至臺灣生蕃諸社後為外務省所聘副島種臣使中國亦嘗隨行備英美

船為運輸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為綜理四月從道等率海陸軍發品川旋抵長崎以薩邸為蕃地事務局重信等隨至時美國公使某執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無端率軍艦兵卒而入華境彼必以為寇邊我船舶人民苟為大邦所備役彼又必以我為應援我與華人亦為同盟豈敢獨有私於大邦而結怨鄰好凡屬美國所有願一切收還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並令廈門美領事捕李仙得等英國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按之公法實無此舉於是內閣大生紛議急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傳內旨於長崎令重信止軍行且歸京重信走告從道從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况招集精銳駕馭一誤潰敗四出禍且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佐賀謂是年前參議江藤新平叛亂之事見國統志中必欲強留某則奉還勅書躬自擣醜虜巢

窟斃而後已萬一清國生異議朝廷目臣等為亡命流賊則於

答之乎何有先是日本欲於蕃地為屯田計因命從道募兵鹿

令下忽有流言謂熊本大坂兵將東上叩關請出師之命故從

道以是要挾從道又曰即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亦不能從辭

色俱憤重信乃曰內旨非必停師特以外國公使有違言將俟

後圖懇諭百端從道卒不肯即夜下令發師翌日領事九成等

遂率兵二百人重信電報狀朝議大憂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

通於長崎從道卒不聽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後命利通

等遂攜李仙得還東京五月二日諸艦相率發日進孟春三

達社寮港既上岸移陣龜山社寮平曠無可扼守時日進艦放

狙擊乃移營龜山扼內山衝路旋遣輕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

茂草中猝起邀擊殲伍長某越二日以熟蕃為導生蕃亦出圍

日本兵發銃於叢莽斃其一餘皆奔遁進攻竹社風口石門諸

蕃石門拒龜山二十餘里巉岩天險生蕃疊石為壁據險力拒

餘日兵不能進有別道軍繞出其背乃駭奔日本兵追殺三十

人從道亦乘高砂艦繼至初以美英公使有違言所賃船船悉

皆憤鬱乃謀購買而外船驟倍其價以銀六萬圓購一美艦可

容兵五百名日社寮又以十萬圓購一英艦可容兵千載物千

噸高砂艦是也至則分道進攻不利乃退守龜山脩橋梁闢荒

燕為屯田持久計六月一日仍分竹社風口石門三道攻牡丹

河眾水奔注勢如激箭諸軍提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深

入山谷澗水橫流泥淖沒踝土蕃伐木塞路日本兵捫葛藤攀

岩壁蝟旋魚貫而行屢為土蕃所阻力進奮擊焚廬舍數所蕃

人徒跌陟險而走其捷如飛日本兵追之不及從道等乃謂土

蕃出沒不常我兵追擊則鳥遁獸逸倏失所在功不償勞計不

如杜巢穴絕饑道以術制之以待其窘乃真守於雙溪石門風

於北京領事九成至廈門亦書告閩浙總督李鶴年書曰去年

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

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場密邇願毋致騷擾鶴年覆書

日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蕃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

為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

怨報德請速收兵退鶴年以聞時總理衙門北洋大臣既先馳

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視臺灣調兵警備前光至京謁總理衙門詞旨牴牾於是二國勢將構兵日本即徵兵諸國商購鏡甲艦於英我則築礮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廈門間購新法洋鎗三萬枝於德國調淮兵來臺議購鏡甲艦於丹國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強弱日付之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仗之價頓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龜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槨相望進退維谷國皇特遣侍醫及外國醫員往療之命御庫製冰運往別募新兵罷歸病者而是時赤松則良在上海偵探馳報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日本大恐八月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辦理全權大臣委以和戰之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權少內史金井之恭等從之別以佛人披薩拿參機密六日發東京十九達上海李仙得亦隨行初李仙得役更任特例辦務使赴廈門美國領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李仙得不暇日日本得聘用美人載於條約日本聘我在臺事

未起之前今擅禁其用我是使美國失信於日本也 九月十四

日利通謁我總理衙門王大臣先辯論蕃地所隸之經界互相

齟齬經二旬未決利通乃宣言歸國再舉利通貽總理衙門書曰諸公所言輒引條約以背盟罪我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我而陰託英國公

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初利通要償軍需金三百萬圓總理衙門

以日本為無理橫肆堅執不許時我軍機大臣文祥執議不給一錢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亦

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

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

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

足見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為拒卻

葆楨又貽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

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

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

無以餽其欲恐有妨亞細亞洲後來和局乃終許撫卹籌補銀

以臺灣生蕃會將日本國政府屬民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
 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詰責今與清國議退兵并善
 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清
 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
 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
 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
 彼此撤回註銷作為罷論至該處生蕃清國自行設法妥為約
 束是日我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管理工部事
 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昶
 熙戶部尚書董誥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
 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邱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日本
 特命辦理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駐劄公使柳原前光咸會於
 總理衙門議定 **利通於定約之夕即走謝威妥瑪明日遂發北**
 各簽押鈐印 **利通於定約之夕即走謝威妥瑪明日遂發北**
 京至天津謁李鴻章傾懷款語盡歡而別初前光因臺事謁鴻
 章前光氣餒恐其議論悖悟願而言他不復及時事利通之
 來亦未修謁及 **歸抵橫濱商民各張燈綵迎之以慶和成國皇**
 是乃過訪焉 **亦御正殿賜謁詔賞其勲勞** 李仙得先歸國皇亦引見慰勞之
 謝蓋以威妥瑪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
 等調停盡力也 **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
 旅歸國皇亦召見慰其勞是役也日本廢 **八年十月以外務少**
 費六百餘萬圓兵士疫死者甚眾

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遣如北京

明年丙子以朝鮮礙擊

總理衙門以書告朝鮮勸脩好有禮又往保定謁北洋大臣李
 鴻章鴻章飲之酒而縱談曰平秀吉想是千古偉人然朝鮮之
 役前後七年明以朝鮮為我國藩籬在所必爭致喪師糜餉兩
 受其害有禮曰朝鮮果為中國藩屬否鴻章曰此天下萬國所
 共知且條規中既載之有禮曰條規中何嘗及此鴻章曰兩國
 所屬邦土非指朝鮮諸國而何俟他日脩約補為註明可也有
 禮因曰朝鮮屢拒我國書今又無端擊我兵艦我國是以有征
 韓之議鴻章曰朝鮮誤於不知耳且亞細亞洲宜合縱連衡外
 禦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國日尋干戈苟或與師中國亦豈能袖
 手旁視以大字小願貴國孰圖之鴻章又取筆書徒傷和氣毫
 無利益八字示之有禮唯唯臨別起告曰今夕所 **初條規已換**
 論戰事乃森有禮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

華民流寓日本者日本以未設領事官遂頒告居留華民規則

令之遵守並課金作經費

先是華商僅居長崎一口其後新開

神戶有數百人長崎有千餘人築地箱館各有百數十人大約
 聞粵浙籍為多日本令各舉董事經理每人每歲課銀二圓以
 充經 **至歲丙子光緒二年為明治九年我**

朝乃特簡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大臣候選知府張斯桂

為副使并分設理事先是議約之始曾國藩奏稱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去中國不過數日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將絡繹東來中國買帆亦必聯翩東渡不如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已多中國似須派員駐劄日本約束內地商民訊辦華洋爭訟案件李鴻章亦奏稱中外已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其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近年奉詔迭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日本近在肘腋自變更西法造兵船開鐵路又派人往西學習技藝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聯絡之則為兄弟拒絕之或反為仇讐誠宜簡員往駐隨時偵其動靜與之推誠相與設法牢籠亦可管束我國商民云云其後福建巡撫王凱泰丁日昌湖南巡撫王文韶均以為言

九

年十二月抵東京謁今皇遞

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日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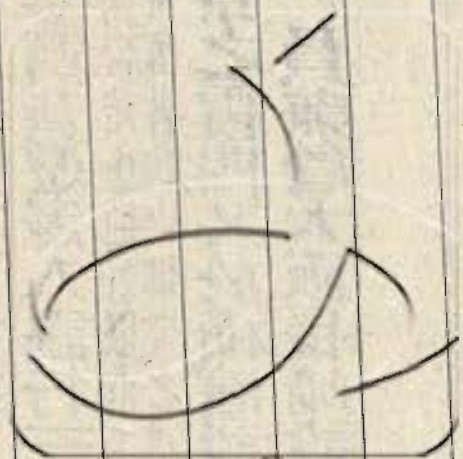
大皇帝好朕誕膺

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言歸於好茲特簡二品頂戴升用翰

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出使大臣三品頂戴即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往駐貴國都城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達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惟冀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入謁行三鞠躬進退禮國皇喜受書日本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千有餘載及是使者始奉旋購使館於東京之霞關又於橫濱設理事官一員兼管築地神戶設理事官一員兼管大阪長崎設理事官一員中國商民咸歸管轄



日本國志卷六



71022582

日本國志卷六

